

賽金花傳



上海
大通書局
印行

賽金花傳

上冊

虞龍醉髯著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賽金花傳 上冊目次

目

次

1

▲第一回 話前塵名妓飄零

丁匪亂巨商落拓

▲第二回 家政善操持資他賢婦

弄孫心迫切禱我伽藍

▲第三回 熬燭焚香虔誠禮佛

水萍風絮誕育嬌雛

▲第四回 金蓮束就恰似洛仙菱

玉碗盛來笑說狀元飯

▲第五回 蝶使蜂媒搜求美色

病魔瘡鬼纏繞衰年

▲第六回 貪嬉遊乳燕辭巢

中奸謀名花墮溺

▲第七回 趙彩雲初次上花船

金雲仙居間營利藪

▲第八回 紅杏出牆羣花無色

綺筵小語一土關心

▲第九回 聽閒談老嫗傳言

聆惡信賢母訓女

▲第十回 雷起晴空事機全敗露

客來不速老婦逞詞鋒

▲第十一回 離娃推命預兆乘龍

大士有靈造成名妓

▲第十二回 前度彩雲芳標冠富

當年殿撰誤姓爲紅

第十三回

一縷柔情美人纏綠意

雙方撮合良友繫紅絲

第十四回

富彩雲靚粧爲小婦

洪文卿垂老作新郎

第十五回

邀宸眷紅客放欽差

伴長征小星充命婦

第十六回

使節蒞江干威風蓋世

炮聲驚小婦志忑芳心

第十七回

念嬌離趙母上行轅

趁良辰欽差離故國

第十八回

嫌口味學吃西餐

破無聊閒翻古史

第十九回

飲鵝湯羹碯多情

落小產美人臥病

第二十回

使館習西文徵來女伴

公園閒散步忽遇軍官

第二十一回

倦遊歸來疑心生鬼

異邦入覲獨享殊榮

第二十二回

洪欽差重價購輿圖

附屬國陰謀派公使

第二十三回

爭體面上國衣冠

善調和折衷辦法

第二十四回

爭虛榮表表奇勳

念遠人懨懨成疾

第二十五回

一帖仙方居然靈藥

數行竹報不及黃泉

賽金花傳 下冊目次

▲第廿六回

戰敗練新軍無殊賊出關門

狀元購鎗械何異桶匠造屋

▲第廿七回

生意興隆奸商獲厚利

春光隱約俊僕戲嬌娥

▲第廿八回

杜利口讓俊僕分羹

翻妙舌向痴人說夢

▲第廿九回

噩耗傳來慈雲遽香

春風着意稚燕育雛

▲第三十回

舊事重提蓮花綺貌

及時瓜代星使歸槎

▲第三十一回

席上片言嗣聲寂寂

京中一電喜氣洋洋

▲第三十二回

爭旅舍公子逞威

攆重金道員引見

▲第三十三回

腹劍語錫故人令子

面和心險如此同官

▲第三十四回

患耳崇小福失機

賣武功孫三入彀

▲第三十五回

報私仇主使上彈章

彌巨案修文歸地下

▲第三十六回

梁空壘破弱燕辭巢

金盡途窮落花墮溷

▲第三十七回

孫三兒幕中消艷福

曹夢蘭北里門豪華

▲第三十八回 妙處不傳金剛設餌

▲第三十九回 上茶會名角借題

▲第四十回 避深仇遷地爲良

▲第四十一回 興黨禍六君子亡身

▲第四十二回 名滿九城爭傳賽二爺

▲第四十三回 邪教橫行萬民遭劫

▲第四十四回 符咒無靈天津失守

▲第四十五回 香車忽蒞壯士迎佳人

▲第四十六回 開和議傳相感艱難

▲第四十七回 留紀念克林德建坊

▲第四十八回 三堂會審傳播新聞

▲第四十九回 徐娘老去五度墮風塵

▲第五十回 老妓做新娘白頭朕兆

春光微露醋海興波

說因緣流氓饒舌

組南班芳名再易

祝生辰老夫人留客

邪惡重興變相天理會

異邦公憤八國聯軍

相臣有識東市陳屍

寶殿初臨柔情銷鐵漢

允說客美人籌妙策

受嫌疑賽金花入獄

十里洋場重操故業

鳳閣開樽片言提往事

公理終勝利青史光榮

賽金花傳

第一回

話前塵名妓飄零
丁匪亂巨商落拓

美人這個名詞，是人人樂道的；但畢竟如何才當得美人之稱，是向來沒有一定的標準。或是以肥腴的爲美，或是以瘦弱的爲美，或是以長身玉立的爲美，或是以嬌小玲瓏的美，這全在乎品評者心理的不同而異。但是無論愛好那一種，對於美人美的時期，是一定的；大概稱道美人的年齡，不是說碧玉破瓜年，定是說婷婷嫋嫋十三餘；若過了花信年華，縱然風韻猶存，却已徐娘老去，我們可知美人受人稱道，只有在十三歲到二十四歲這幾年之中。至如白髮盈顛的天寶宮人，就再沒有誰拿美人兩字去稱道他；其實他們在年輕的時候，也未嘗不美啊！不過上了年紀，就失去了美人的資格。一般人的心理，大約都是如此；古人說成敗論英雄，也何嘗不是以年齡論美人呢！故很有許多美人，在年紀輕的時候，芳名雀噪，顛倒衆生，一到上了年紀之後，就冷落空

聞，無人提及，因此年輕夭折的美人，更足引起人家的稱道。故所謂美人者，若是老而不死，最低限度，也必受盡人間的冷落，那身經磨折，憔悴無聊的，自更不必說了！如其指一位白髮盈顛的老婦向人說：你莫瞧他現在雞皮鶴髮，老態龍鍾，須知他在當年也是個花容月貌，顛倒衆生的尤物。這句話也或許不足以取信于人哩！就如我書的主人賽金花，也正如此。若非有人替他宣傳，人們又怎會知道現在冷落于居仁里破屋中之龍鍾老婦，就是當年名滿京華，美艷絕倫的賽二爺呢！賽金花三個字，可說是大名鼎鼎，他在年輕時候，不知顛倒多少墮鞭公子，走馬王孫，十足是一個南國美人，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誰也願拜倒在他石榴裙下，這也是當年的事實。不料他因為和瓦德西有了一段小小因緣，人家對於他的批評，就成了絕對的矛盾；在說好他的人，以爲他當聯軍打入京城，帝后蒙塵，朝廷無主，各國軍隊，任意奸淫焚殺，百姓苦不堪言的當兒，幸而有賽金花勸解瓦德西整頓軍紀，才算停止了這種舉動，着實救濟了不少生靈，這種偉大的功勞，值得我們崇拜的。在另一方面呢，以爲他這種舉動，是有辱國體，在歷史上留着很大的污點，這種人是不足齒

的，唉！不提辱國二字，倒也罷了，提起了辱國二個字，真令人傷心！試將近百年的歷史打開來看看，辱國的人何止一個賽金花，辱國的事，也何止賽金花與瓦德西一段小小因緣，況且賽金花不過是一個妓女出身，曾經嫁過公使的一個女子，根本就用不到春秋責備賢者的方法去責備他。就拿八國聯軍的本問題講，原因是爲了義和團殺死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而引起的；在義和團呢，本來都是些無知的愚民，惟帶着迷信的假面具，無所不爲，這也不足責，獨是那些相信義和團，縱容他們在畿輔重地妄作妄爲的一班王公大臣，他們都是朝廷命官，負着治國的重任，怎麼事先不知救患于無形，事後又不知統兵以禦侮，致演成帝后西狩，百姓受殃的空前慘劇，結果幾經交涉，還要割地賠款，才算訂定了城下之盟的辛丑和約。這一種和約，不僅辱國，並且喪權，推原其故，造成這喪權辱國之結果的，西太后固然不能辭其咎，那一班相信義和團，縱容他們胡作胡爲的王公大臣，自該完全負這種責任；故我以爲賽金花是不足責的。更進一步說：假使當時的秉國者，不相信義和團，不放他們胡作胡爲，德使克林德也不至于被殺，克林德不死，八國聯軍這一會事也不會

發生，不有聯軍，瓦德西也不會到中國來，賽金花和他那一段因緣，也不會發生。故造成這一段因緣，也是當時的秉國者，不能單責賽金花的不是，平情論事，當聯軍入京的時候，平日站立朝綱的一班王公大臣，自殺的自殺了，逃跑的逃跑了，治安方面，絕對沒有負責的人，全憑着外國毛兵的燒殺奸淫，不知枉死了多少老百姓；在這擾亂的時候，賽金花以一個青年女子，竟能不畏強遇，挺身而出，用正義去責瓦德西，勸他停止了殘殺的行爲，莫說救下了無數生靈，保全了地方元氣，值得人們稱頌；就是他那種舉動，精神是多麼的偉大啊！稱他一聲奇女子，也不爲過。至于他與瓦德西的那一段因緣，我們絕對不容用批評歷史的眼光去批評他，須要換一副眼光，但也不必斤斤較量，設法去替他隱蔽，就算有這麼一回事，也不過青年美人的風流艷史而已。自古批評美人的，很多曲恕之言，如文君的宵奔，千古傳爲韻事，賈午的贈香，大家引爲美談，就如楊貴妃的種種，固然已無可諱飾，但是後來的人，還說是「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爲君王拒賊多」呢！他們沒有甚麼功勞，尙且得到人家的曲恕；如賽金花其人，究竟有救濟生靈的

功勞，我們難道就用批評楊環的態度去批評她麼？有人說：賽金花生性淫蕩，此話且不必問他是真是假，但娼門中人，絕不能責以貞節，因為所處的環境，根本就無法如此。他們生張熟魏，送往迎來，受着經濟的壓迫，和外界的誘惑，意志薄弱的青年女子，怎能夠守身如玉呢！于此而演出了幾樁風流艷事，也不過點綴美人的生平，值不得甚麼大驚小怪。賽金花現在是老了，年紀已在六十以外，消失了當年的麗色，但在當年的確當得起美人之譽，可憐的她，竟蹈了紅顏薄命的軌轍，雖然活到這許多年紀，後半世的光陰，却在淒淡淒涼中度着，十分苦惱！就拿他過去所遭遇的事來講，也是磨折重重，悲苦的時候，總比快樂的時候來得多的，確還是個極苦惱可憐的人呢。美人老去，冷落的情形，原來是如此的。我對於賽金花的印象，既如上述，現在自當敘述他的歷史，以餉閱者。話說清朝的末葉，可稱是多事之秋，洪楊軍興，天下震動，所過之處，閭閻騷然，蘇皖一帶，都不能免，安徽休甯，也是被洪楊占據的一處，其中單敘有一位姓趙的富戶，名字叫做趙多明，他本在蘇州與朱鬍子合夥開設典當，這一個行業，要算最穩妥而能賺錢，但資本也要雄厚，故大家都視開典當

的人爲一等巨商。這一個行業，以徽州幫人爲多，不論到甚麼地方，只要有典當開着，裏邊的徽州人到要占到多數，也許徽州人的經營此業，是別有專長，與紹興府的師爺，專工刀筆是一樣的吧？趙多明是徽州人啊！對於此道的經驗，大約是很豐富的，蘇州又是好地方，他便與朱鬍子合開起典當來了。趙多明雖在蘇州設立典當，算得上一位富商，但他的家眷，却仍住在休甯的老家。本來徽州人在外經商的，以單身漢爲多；因那時的交通不便，故就不常回家，大約短些的三年五載回去一次，遠些的十年八年也說不定；往往有出門時候孩子還在襁褓之中，回去的時候，孩子已經成人，弄得父子之間，兩下裏都不相識。這種情形，在他們習以爲常，是不足爲怪的。他們所以如此，只因到徽州去，路途極遠，而且都是在山中行走，往往望去不過一箭之地，走起來却有三四十里，須走半天才得到，這是山勢不平的原故。他們回家一次，非但要多日才得到達，并且辛苦，故不回去則已，回去一次，總是有多日的耽擱。當下趙多明在蘇州開設典當，忙着經營業務，自然拋撇了他的老家，但他家中的人口，却是極多，除了妻子之外，兒子一共就有八個，那時最小的一個，還只有十

來歲這一家子，靠着祖上遺傳的產業，每年趙多明還託便帶錢回去，故到也安安穩穩的度日，無憂無慮。可是天心不測，人事無常，天下決不放有萬全的事情，他們這無憂無慮的日子，又那裏過得常久呢？那時滿清失政，天下大亂，洪秀全崛起金田，登高一呼，應者四起，由兩廣出兵，一路上勢如破竹，皖贛也被攻下，那休甯首當其衝，小小山邑，經得起他們數萬人的騷擾，自然鬧得雞犬不甯。當髮軍攻入休甯之時，得到消息比較早些的人，事前就扶老攜幼的奔逃。趙多明的妻子，得信稍爲遲了一點，臨行已經十分匆促，物件固然來不及拿多少，又因一家人口太多，照顧不易，逃到城外，已經失散了幾個，當時哭聲震天，紛亂異常。一經失散，再也不要想找得到。沒有辦法，只好帶着幾個在身旁的人，自顧逃命，好不容易脫離了虎口，因爲現成有趙多明在蘇州住着，自然向蘇州方面奔逃。不料走到中途，忽又橫刺裏殺到一股遊擊的髮軍，逃難的人，一見了他們，那裏還管得甚麼，只苦爺娘少生了兩條腿，四下裏沒命的奔跑，勢如急湍，一擁而下，自己還保不全，那裏還能夠照顧他人。這一來把趙家一家子冲得七零八落，還算趙多明的妻子有主意，將那十二歲的幼子，緊

緊攙着，抵死也不放，才留了一個。他隨着衆人一路翻山越嶺，露宿風餐，雖然辛苦異常，但要保全性命，也沒得方法。一路上逃到了杭州，總算有船可達蘇州，却喜還藏着些簪珥，典質了數百青蚨，搭船向蘇州而去。一路上還經了不少風險，担驚受嚇的好容易到了蘇州，找到了多明，兩下不免相抱大哭。本來好好的一家人家，竟弄得風流雲散，也怪不得他們傷心，總算夫婦重逢，還留着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聊以自慰。那時徽州固然受了兵災，蘇州也何嘗不然呢！受了兵災以後的地方情形，是荒涼淒慘，不堪入目的。蘇州本來是錦綉繁華之地，但那時也弄得十室九空，兵火的痕迹，到處可見，真是錦綉山河剩却灰了！趙多明在蘇州本來稱得富商，到這時弄得非但不富，連商也商不成；他不可和朱鬍子合夥開設典當麼？可是經過了兵燹之後，他們一分家私，就沒有了。典當本是極殷實的商舖，在平時固然足以傲視一切，但一達到兵災匪禍，第一受他們注意的，也就是典當。故在髮軍到蘇州之後，趙多明所設的那典當，也就首先受髮軍的光顧，不消說一掃而空。雖然留着一所房屋，也弄得七零八落，這位開設典當的富商，到此只有自己土典當的分兒，這真是人事

無常了！幸而蘇州地方，髮軍不久就平定了，趙多明收拾殘餘，索性將那首房屋賣了，藉此度日，想乘機做些小本經紀，不料他受盡了艱苦抑鬱，不久就得病死了。幸而他的妻子，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婦人，料理喪務，一切雖都草草，但他手頭已經所餘無幾，幸而他對於女工一道，極為精妙，就借十指以度日，可也清苦極了。終究他治生有道，帶着兒子省吃儉用的，到很能夠維持下去，到還略有積蓄，如此一混就是幾年，那孩子也長成了，因他排行第八，人家都叫他趙八哥兒，他待母親極為孝順，母子二人，住在周家巷，有了年數，東鄰西舍，也大家來來往往，非常親暱，人家見他母子爲人很好，又都很守禮教，到也很敬重他們，于是就有人替八哥提起婚事，可是他母親，是個很重禮節的人，對于媳婦選擇的標準，極其嚴格，那小家的女兒，一律看不上眼，欲攀高親，自家的處境，又很清貧，恐怕人家瞧不起，故就耽擱了下來，正是：

貧人求耦原非易

欲覓清門自更難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家政善操持資他賢婦
弄孫心迫切禱我伽藍

話說趙八哥兒年紀長大了，雖有鄰人替他說親做媒，却因他母親條件太苛，弄得高不攀低不就，好久終不能成爲事實。他的條件，第一要對方身家清白；第二要女兒長得美觀，性情柔和，還須懂得禮節；第三要克苦耐勞，善能操持家務；合了這三個條件，他才肯替兒子定親。你想難也不難？他常對人說：我們雖處境貧窮，到底是守禮舊家，萬一娶了個小人家女兒，一些禮節也不懂，也不知孝順婆婆，也不知敬愛丈夫，勃谿時作，弄得家宅不安；還講得到幸福麼？故這婚姻大事，一定要十分謹慎。人家聽他講得有理，到反十分佩服他有見識，很有幾個熱心的人，依着他的條件，替他留心物色。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一路耽耽攔攔，經過了若干歲月，到底被他們物色到了一位相當的人物。鄰居陳姓家，有一個遠親姓潘，他有一個女兒，長得花枝招展，的是可人，也因爲家况清貧的緣故，沒有對親，這一位姑娘，非但外貌生得美麗，并且性情也極賢淑，待人接物，十分和藹，至于操持家政，更不消說，貧苦

人家的女孩子，那裏會放他們躲懶，一切井臼提汲的事，平日是做慣了的，就是針線女工，也件件皆精，如此一位姑娘，自然好算得十全十美了。陳姓想起了這一位姑娘，就向趙母說知，連貧窮的境況，也老老實實的告訴出來。趙母聽了道：要媳婦是娶人的，又不是娶財物，家況清貧，是不相干的，只要人品好，那怕窮無立錫，也沒有關係，若以我們的家況，要娶有錢人家的姑娘，莫說是娶不到，就算是娶到了，必然恃財傲物，那裏會將婆婆和丈夫放在眼裏！這種事我是看多了的，到不想娶有錢的媳婦。況且財物的有無，是各人命中注定，不可強求的，如命中有時，縱然目前窘困，日後也會興發起來；如其命中沒有，就是目前有了鉅萬家私，日後也會落落的；就以我家而論，往日何等富有，如今却弄得這般田地，豈不是一個現成證據麼？陳姓聽了他的話，深佩他的明達，于是就去向潘姓提親，這樁婚姻，可算得門當戶對，自然一說即合，不久就定了親，又經過了幾時，便擇吉迎娶，雙方的禮聘賠嫁等事，自然各種儉約，不過略備了些酒筵，請請鄰居，花轎鼓吹，是照例不能不用的，當時到也有一番熱鬧，因為鄰居們和趙母的感情都很好，故送禮幫忙料理一切，待到新娘過